

# 天水有古树

□ 胡晓宜

暮春时节,天水城的晨雾还未散尽,南郭寺的古柏已经披上了一身露水。我驻足树下,忽然就想起儿时 in 故乡老槐树下玩耍的光景,那时总爱把秘密说给树听,以为树叶沙沙便是回应……

轻轻抚过斑驳的树身,触到的是比青铜更为粗粝的质感,树皮皲裂的沟壑里,几只蚂蚁正搬运着是它们身体数倍的枯叶。忽然一阵风来,整棵树发出低沉的呜咽,那声音不似是从枝叶间传来的,倒像是从地底深处涌上来的叹息。我蓦然惊觉,此刻我手掌贴着的,或许正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,正抽发新枝的那棵树。

天水城里的古树,如秉笔直书的史官,将千年光阴镌进密匝的年轮里。记得前些年采访一位耆老时他说:“古树的年轮里藏着整部陇右史。”是的,天水多古树,若你走在城市街头,定会与它们不

期而遇。它们或立于城区,或生在陋巷,或守在人家院落,或混杂于公园草木之中。有的被石栏围护,有的被红绸缠绕,有的则朴素地站立,一打眼与寻常树木无异,但若细看,便能发现它们身上都带着时间的印记——皲裂的树皮像是岁月的皱纹,歪斜的枝丫则是光阴书写的草书。

“山头南郭寺,水号北流泉;老树空庭得,清渠一邑传。”若说天水最为知名的树,便是南郭寺中那株被杜甫称为“老树”的古柏,算来已阅世 2500 余载。这株老树,树身分作三枝,如巨掌般伸向天空,其中一枝已然枯断,却仍倔强地指向北方,仿佛在追忆什么。细看树的长势,颇有些意味深长——树身竟然将一块古碑吞了进去,只露出半截碑文。据载此碑是清初所立,彼时的树已老态龙钟,人们遂立碑支撑。

天水人待古树,如侍家中尊长,既

敬其年高德劭,又不过分拘礼,树下的棋局照旧,茶话依然,而孩童的嬉闹也从不曾停歇。因为采访之故,这些年我时常出入伏羲庙、南郭寺,也常遇动人场景。去岁初夏,在伏羲庙见一位银发老者在古柏下教小孙女辨认树皮上的纹路。“这是树写的字。”老者轻声说道,“每个纹路都在讲故事。”女孩仰着头,阳光透过树叶,在她的稚嫩的脸庞上投下柔和的光影。

说到伏羲庙里的古树,据传原有 64 株,依着八卦方位排列,暗合天地玄机,如今虽只剩 37 株,却依然守着先天的秘密。那棵 1300 年的古槐枝干已然腐朽,但依然风姿俊秀。两株古柏尤为奇特,一株一裂为二,一半完全干枯,斜倚如醉翁,一半枝叶茂盛,貌似华盖;另一株则挺拔似壮士,却都已活过了千年。因着喜爱树,我还特意观察过古柏在雪中的姿态,发现它们的

枝干在白雪映衬下,竟呈现出水墨画的意境,甚是美好。

玉泉观的“辨柏”,三枝根系相互盘绕,宛如少女发辫,悬于崖上,随风轻摆。天水人爱它,为它起了这样一个俏皮的名字。有一回下雨,我恰好在观中,见到了雨中“辨柏”的别样风姿。三枝根系纠缠处积了水洼,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。几个躲雨的小朋友发现水里有小蝌蚪游动,便折了纸船放在水面。树影婆娑间,那些小纸船载着透明的生命,这样的场景,或许已经在这崖畔重复了千年——生命总是以最朴素的方式相互启迪。雨停时,孩子们的笑声惊起一树山雀,那振翅声与树叶的滴水声交织成天籁……

古树,以年轮记载着岁月沧桑,用绿荫庇护当下,它教会我们的,还有对时间的理解。育生巷的老槐树下,总是聚着白发老者,他们摇着蒲扇,说着

陈年旧事,树荫筛下的光斑在他们脸上跳动,这棵少说也有几百个春秋的树呀,不知见证了多少这样的闲谈。张家大院里的两株银杏,已逾三百岁。每到深秋,金叶纷飞,将整个院落染成富丽的颜色,院中工作的女子是我的故交,曾不止一次听她说起,工作累了或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,就会去抱抱树干,觉得能从中获得力量。她说树干传来的震动,像是古老的心跳。

树为友人,人为树友。一座城市若是少了古树,就如书架少了典籍,只有形骸而失了魂魄。而古树的枝繁叶茂,往往预示着居住者的安居乐业,也体现着人们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。

据了解,天水城区现有百年以上古树 2600 多株,古树的分布与古城历史街区高度重合,这或许就是“树脉”与“文脉”相通吧。在伏羲庙那株“醉翁柏”下,树根与地砖的博弈令人动容

——粗壮的根系温柔地拱起青砖,在砖缝间寻找出路。讲解员告诉我,每年立春,总能看到树根处渗出晶莹的树脂,她一边说着话,一边将落于树下的香灰仔细掩埋,动作轻柔。因记得讲解员讲的这个细节,有次我特意在庙中观察了一番,果然看见树脂在晨光中闪烁如琥珀,散发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松香。

一个骤雨初歇的黄昏,我再次来到南郭寺,暮色中的古柏,在雨雾中显得格外苍劲,微风拂过枝叶,沙沙作响,仿佛在诉说那些久远的故事。彼时,有飞鸟归巢,羽翼掠过树梢的声音,与远处广场上的乐声奇妙交织。

是呵,古树最动人处,不正是在于它们虽静默伫立,却将整座城的历史深藏。每当我们抬眼望见这苍翠身影时,便仿佛触到了时间的温度,寻得一份恒久的安宁。

## 大地湾遐想

□ 兰叶子

风

风,从八千年前的河谷吹来。传来一粒种子落地生根的声音,传来一只雏鸟破壳而出的声音,传来一条小鱼逆水而行的声音。沿着清水河蜿蜒的走向,我把自己幻化成鱼形的符号,寻找着风的出口。风不语,只把时间之声,从匍匐的草丛,吹向高昂的枝头,吹向高远的天空,吹向无边无垠的宇宙深处。而我知道,当传说中,以风为姓的伏羲在一画开天之时,便奠定了,风,是华夏文明的肇启者,是那个洪荒时代的先行者。风,继续吹着,吹过风台,吹过风谷。吹动清水河岸奔涌的潮汐,吹动大地之湾闪烁的光影,吹动八千年的云卷云舒,吹动八千年的沧海变幻。

水

有人说,“祖先的一滴清泪飘落大地,成了一个湾。”这便是大地湾。站在清水河边,水色氤氲,水声低缓。起承转合间,那些如水的光阴,被浪花卷走。那时的河水,那时的湖水,那时的雨水,曾承载过多少美好的传说。那个手捧陶罐汲水的女子,那个手捧陶埙吹乐的男子,那个挥锄荷担的母亲,那个持弓而射的父亲,将一个个剪影,定格在黄昏的水岸。八千年的陶罐曾盛满相思,八千年的陶埙曾吹散荒凉。八千年的大地湾与清水河,血脉相融,筋骨相连。

声

风声。水声。火声。雷声。歌声。乐声。鸟声。兽声。漫步在逝水之岸,我听见,白鹭在苇丛中的舞蹈声,牛羊在草地上的反刍声,野兽在山林间的咆哮声,以及,天庭之上,万钧雷霆滚滚而来的怒吼声。我听见,磨骨为针的铿锵之声;我听见,结绳记事的笑谈之声;我听见,熊熊篝火的爆裂之声;我听见,祭礼盛典的庄严之声。我听见,人头瓶上母亲梦醒八千年时的喟叹;我听见,陶埙的洞孔里穿透八千年时空的苍凉。我听见,一条鱼儿游向陶瓶时怀揣的故事,正娓娓道来;我听见,一朵芷兰开在崖畔时蕴藉的情愫,正欲说还休。我知道,我每一次的听见,都以这大地之湾的黄土厚土为背景,以生生不息的苍苔为铺垫,将这一湾的呼吸,从八千年前的河谷启程,翻越莽莽山林,跨过滔滔江河,向着未来传递。绵延,起伏,持久,旷远。

陶

在大地湾的黄土里、山梁上或者沟塍间的陶片,也许就是先民们曾汲过水的陶罐上,一抔浸润过岁月汁液的泥土。在它的身上,或许曾流淌过母亲甘甜

的乳汁,印刻过先民们关于语言的密码。你该知道,它曾是你脚下这片土地上,滋生过稷谷的一把土。在火与水的煅烧下,它由松软变得坚硬。而当火与土相融相生,陶——这个大地的孩子,便应运而生。清水河的一滴水,黄土地的一抔土,大地湾的一簇火,就是它的血与脉。

哇呜

很多人,都将它称作埙。而生长于大地湾的乡邻们,却固执地将它叫作“哇呜”。他们说:“大地,就是一把土,我们是土做的,哇呜也是土做的,它就是大地的声音。”也许有人曾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里,听到过埙的演奏;也许有人曾在文人骚客的雅集中,听到过埙的低鸣。而生长于大地湾之侧的我,曾学着兄弟姐妹们的样子,用一铲黄土,一瓢河水,和成泥团,在清水河岸光滑的石头上,摔打、揉捏、掏孔、晾晒,制作出一个简单粗糙的乐器,可以吹出“哇呜哇呜”的声音。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声音,无论你是不是懂乐理、识乐谱,你都能吹响它,即使不成曲调,也能给你欢愉。那便是哇呜,埙最初的原身。史书云:“伏羲灼土为埙。”八音之中,埙独占首音。在黄土地上生息的先民们,将茹毛饮血的快意恩仇,和刀耕火种的喜怒哀乐,都倾诉在这黄土打造而成的乐器中,让浑厚、悠远的“哇呜哇呜”声,唤醒混沌,驱散苍凉,吹开黄土地上一坡又一坡的花朵。如果,你正满怀忧思,那么,就来大地湾吧!我的乡邻们会告诉你,“听听哇呜吧,你会晓得天是圆的,地是方的。”“哇呜”声声,和着大地湾的春韵,和着清水河的秋声,将吹散你的忧思,让你躁动不安的心,归于沉静。

蒹葭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此时的山,微空;此时的水,微远。此时的辽阔,已和曙光一起,汇入茫茫。蒹葭已远,伊人已远。那个曾将蒹葭唱彻在水之湄的男子,也随着歌声,渐行渐渺。唯有白露,还随着八千年的晨光与暮色,时隐时现。曾在诗经里熠熠生辉的蒹葭,在我的视野里继续摇曳,将八千年的风霜,凝作穗尖的银辉。“蒹葭采采,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,在水之涣。”清水河畔,大地之湾,月光吹响芦笛,瘦了谁的相思?蒹葭开始老去。而她发白的心绪,将继续在《诗经》的水湫荡漾,一波一纹都是思念的涟漪,一颦一笑都是大地深处,沉淀了八千年的爱意与眷恋。

### 在伏羲庙

□ 杨 强

所有的树指向古老,一棵树活过两千年还在吐着新芽

亭台轩榭里传出秦腔声,古琴声  
世事沧桑,风淡云清

文明在这里起源  
画八卦、结网罟、制嫁娶……

来这里寻根问祖,漂泊的灵魂都有所依  
一位远方的耄耋之人,在这流下热泪

### 古老的开荒者

□ 胥小蕊

古老又柔软的土地上  
沉睡着八千年先辈们的魂灵  
眼前仿佛有无数的碑影  
不由得心里点燃蜡烛  
在久远的祠堂里燃烧

墓穴里的先辈,用历史的浪花  
淘尽了浮世沧桑  
长眠在此  
劳作的印记沾满黄土味  
散发着农人的气息

最早的开荒者,爱这片土地  
投入了生命  
他们用古老原始的农具  
为秦安人  
耕作出绸缎样的土壤  
他们将自己定格在这里  
忘却了八千年的寂寥和苍茫

### 玉兰古巷

□ 徐 翔

玉兰花开始盛放  
一直从“里有仁风”的牌楼口  
开到古城的街月楼上  
花萼摇摇晃晃,托着阳光

很多曾经离开这里的脚步  
一辈子用热血拼搏理想  
如今他们的子孙回来了  
脚尖朝着祖先后背的方向

玉兰花事如此浩大  
恍若未散的秦时月华  
而古韵悠悠的陇上名城  
因之更添香悠远



百花

第 3327 期

陇山春晓

〔中国画〕

蔺国杰 作

## 仙人崖

□ 刘亚丽

及粉妆玉砌、晶莹剔透和灵动典雅的冰雕造型而闻名遐迩,成了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景区。

仙人崖由三崖、五峰、六寺所组成。三崖,依其方位,名曰东崖、西崖、南崖。五峰即玉皇峰、宝盖峰、献珠峰、东崖峰和西崖峰。六寺由木莲寺、石莲寺、铁莲寺、花莲寺、水莲寺、灵应寺及仙人湖组成。仙人崖景区风景极好,环境清幽。这里丛林密布,鸟语花香,飞瀑如练,云雾缭绕,更有“仙人送灯”的美丽传说。仙人崖三崖中,以西崖最为宏阔,十余座古刹殿宇内,有唐、宋、明、清历代造像百多尊,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景区地势险要,悬崖峭壁,岩石万仞。峡谷幽深,峰峦奇秀,群山叠翠,林海苍莽。其间奇花异草、名贵中药材及珍奇异兽随处可见。尤以石岩

洞、献珠峰、南天门、宝盖山、千佛崖等景点最为典型,奇山、秀水、绿树、野花相映成趣,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可从山底林荫之处沿着青石台阶依山而上,亦可在绿影婆娑的木制栈道上穿行,沿途空气清新,更有碧波荡漾的仙人湖,令人沉醉。

这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,翘角飞檐灵动飘逸,雕梁画栋古朴典雅。碑文书法遒劲有力,塑像艺术风格独特。尤其是丹霞地貌,更是得天独厚。这里天然石窟和殿堂庙宇巧妙结合,依山就势,高低错落,古香古色,掩映在参天古木之中,更显神秘幽深。驻足凝望,但见松栎成林,翠峰高耸于崖顶,寺观或建于峰顶,或建于飞崖之下,古人开凿的方洞星罗棋布,共同构成一幅意趣盎然之妙境。